



林雙不



談書

1. 原鄉人（作家鍾理和的故事）

鍾肇政著。民國六十九年八月文華出版社出版。
三十二開本。二四七頁。有後記。

作者鍾肇政在這本書的後記裏對於這本書的基本性質做了如下的說明：「這部作品是爲了配合電影的拍攝及上映而寫，希望能爲片子本身產生一點宣傳作用。」又說：「本書絕大部分是依照張永祥先生的劇本安排情節寫成，並加一些從理和遺著中所抽繹出來

的資料。」（不過本書末尾部分（最後兩個章節「收穫篇」與「鵬血篇」），却是筆者與鍾理和先生發生了密切關係，成了文學上志同道合、命運相同的摯友以後的真實記錄。」）

在下生性痴傻，經常有許多痴傻的想法。讀過「原鄉人」以後，便產生這樣的直覺判斷：一定是作者自己知道這本書太不理想，才這麼急急地挺身而出，大做說明的吧？然而，即使透過作者的說明，仍然沒有辦法改變這樣的既成事實——這本書的確令人失望

！

鍾肇政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任誰也不敢否認，人當然也對鍾先生一向非常尊敬。就是因為非常尊敬，失望的感覺才特別的強烈。一個事從文學創作數十年的作者，為什麼會寫出如此浮淺而草率的東西？如果鍾理和先生真是他「文學上志同道合、命運相同的摯友」，如果他真想重現摯友真實形象的話，那麼，他是大大失敗了。透過這樣一本書，讀者朋友可能對鍾理和先生產生如何的看法，林雙不實在不忍想像。

應該有人替鍾理和先生立傳，這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那樣一位把寫作當生命的作家，如果就這樣默默無聞，不但不公平，而且是整個社會或整個臺灣的損失。但從「原鄉人」中我覺得，鍾肇政不是為鍾理和立傳的適當人選。從「原鄉人」中，實在看不出鍾肇政對鍾理和的了解，也感覺不出鍾肇政對鍾理和的感情。如果缺乏了解與感情，仍然可以為人立傳的話，立出來的恐怕就是令人失望的、不倫不類的傳。

個人認為，張良澤、鍾鐵民，甚或葉石濤，都比鍾肇政更適合為鍾理和立傳。張良澤為了蒐集、編次

和出版「鍾理和全集」（遠行出版社）所投注的心力是有目共睹的。鍾鐵民對於他父親的了解與深情更是獨特的，在「原鄉人」的附錄裏，有一篇鍾鐵民的「原鄉人及其他」，其中有一段話談到他父親，比整本「原鄉人」都要貼切入微：「他出生於富裕家庭，早年接觸的書籍和環境使他充滿理想，對民族的認同又使他憂國憂民，這從他早期的作品和日記中可以清楚看出。他受日本教育，在我的記憶中他從不說日本話；他看日文書籍，留下來的文稿中從未有一篇日文作品，據我母親傳述，在北平時他拒絕以日本僑民身份領取配給。這足以說明他民族自尊心之強烈。他所以遠涉大陸東北，解決婚姻困難固然也是一個理由，但是我以為回歸和親近祖國文化才是最大動機。回臺教書時他所表現的是無比的熱誠，交往的朋友全是有理想的人，只因為他的長期的疾病，改變了他的生命，這我曾多次聽他感嘆過，如果不病，絕對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是可以斷言的。病後同美濃的生活又是另一種境界。多年的農村生活，使他的心完全歸於平靜，再要有所作為已不可能，文學園地荒蕪也不接受他，於是他轉而關心他身邊的農村和農人，他是真正熱愛自

己的鄉土的，他爲它而喜而想，直到他逝世。」葉石濤對鍾理和的了解也超過鍾肇政，在「原鄉人」的附錄中，也有一篇葉石濤的「府城之星，舊城之月」，其中有一段對鍾理和的論斷，林雙不認爲入木三分：「鍾理和並非什麼偉人，更談不上對國家社會有任何輝煌的貢獻，也許他取自社會的東西多，付出的東西微不足道；但他付出的是他唯一的東西——生命罷了。他與病魔搏鬥，而後吐着一口口鮮血，抱着一堆文稿，結束了他不快樂的一生。這樣的一個人也許在這世間裏是司空見慣的，並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他是我們庸庸碌碌的凡人中的一個，他同我們一樣懦弱，一樣爲三餐而奔波；但他顯然有不同於芸芸衆生的地方。那就是他付出心血記錄了他一生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流轉歲月。流貫着他一生唯一可取之處，就是他在文學領域裏尋求人性的崇高境界。反映真實人生，燃燒生命至死的壯烈精神。我們喜歡他的文學透露出來的那一種凡人爲生活煩惱、痛苦的訊息，的確有股力量鼓舞我們爲尋求更佳的明天繼續奮鬥。鍾理和文學跟世界上任何偉大的文學一樣，會叫你反芻人生哀傷的經驗，叫你含笑坦然接受人生一切苛刻的折磨。」

假設一個讀者朋友，從來沒有讀過鍾理和的作品，那麼他讀過上面的兩段文字後，對於鍾理和真精神的體認，一定遠勝於他讀完整本的「原鄉人」。既然到目前爲止，沒有其他的鍾理和傳記出現，如果讀者朋友真想了解鍾理和的話，我建議他讀「鍾理和全集」，以免鍾理和的形象受到扭曲。

2. 林肯外傳

戴爾·卡內基 (Dale Carnegie) 原著。張濟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大地出版社出版。三十二開本。二五一頁。有序。

爲人立傳，戴爾·卡內基所做的種種努力是值得稱道的。根據譯者張心漪女士在譯序裏的說明，原著者戴爾·卡內基「爲了要瞭解這一位由木屋而白宮的偉人，曾先花了三年的時間閱讀各種有關林肯的書，然後親自到他的故鄉去住了好幾個月。在那裏，他曾經訪問以前與林肯爲友或共事的人的子女；查考了有霉味的舊書、舊報、書信、演講辭，甚至於法庭的記錄；也曾在三嘉門河畔徘徊，遠聽鳬鳥低鳴；在那樸

實清靜的鄉間，他深深地體會到林肯青年時的感受。

「然後他又『拋開了歷史學家的考證細節，撕去了三年來嘔心收集的資料；他固然要寫一位偉大的總統，他更要寫一位受盡折磨，歷盡憂傷，好學不倦，慈悲為懷的人。平易近人，堅守原則，悲天憫人，信靠上帝，是這些性格使一個平凡的人變得不平凡，使一個普通的人變得偉大。』秉持這樣的體認，作者用許多生活瑣事來貫穿林肯的一生；企圖在這些瑣事裏，表現出林肯的謙卑、忍耐、勇氣和愛心。」

作者的努力是成功的，所以讀者朋友透過「林肯外傳」接觸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性的林肯，而不是一個冷冰冰的、神性的所謂偉人。落後部族或腐敗社會、極權政體的特色之一，就是善於把並不怎麼樣的獨裁者塑造成高不可攀、偉大得撐破天的神。林雙不相信，任何一個地區，只要出現這種塑造的現象，那個地區的氣數就盡了。真正的偉人是平凡的，他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慾和所有的人一樣，他同樣要大便，同樣要和太太嘔氣，同樣一肚子不如意。在「林肯外傳」中看到的林肯便是這樣的一個凡人，他懷着因為婚姻失敗和政治挫敗而產生的「無底的憂鬱」，却

到處講笑話。他五十歲之前了無成就，差一點和林雙不一樣，變成「不良老年」；但他無時或忘自己的理想。他不愉快，但並不怨天尤人。他愛衆人，張心漪在譯序裏這樣說：「愛使他接近上帝，在平凡的面貌上留下了真誠、憐憫、寬容、慈祥的神情。」這樣的一個人物，使人性發光，豈僅是「偉大」而已！

譯筆的傳神、精到、細緻也是值得稱道的。忠實的譯筆使這本書的中文有了新的生命。就算是用中文寫的書，在字句的精簡、優美上，也不會比這本書高明多少。對於張心漪所投注的心力，林雙不認為值得所有的讀者朋友衷心感佩。這種文字，所有譯書的朋友固然應該仿效，所有用中文寫東西的朋友更應該仿效。

最後要指出這本書的一點瑕疵，就是校對上的錯誤太多了。大地出版社一向以敬業謹慎著稱，即使是手民之誤，應該也要盡可能避免。

3. 宮本武藏

吉川英治原著。譚繼山譯。民國六十九年元月四日
季出版公司出版。二十五開本。平裝兩冊一二九
七頁。有作者原序。

宮本武藏（一五八二——一六四五）是日本人心中

目中武士的典型。依照金湏若的說法，日本之有宮本武藏，正如我國之有壯繆關羽。

宮本武藏生於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兩權交替之際一個退伍歸田的武士之家，少年時投軍，在豐臣家大將浮田中納言麾下充當一員小卒，參與關原之戰，幾幾乎喪命。大軍潰散後，流浪各地，訪尋明師，精修武藝，不數年而名噪全國。武藏孔武有力，性急嗜殺，勇於私鬥，後經聖僧澤庵點化，捨匹夫之勇而學萬人敵，潛心修習孫吳兵法，兼習內典，頓悟武士道之哲學精髓，乃有劍聖之譽。

描述宮本武藏的作品在日本可說不能勝數，其中最著名的有二：一是小山勝清所著的「是後之武藏」（即四季出版公司所出版的「巖流島後之宮本武藏」），另一就是這裏所談的吉川英治的「宮本武藏」。吉川的武藏描寫武藏十七歲至二十一歲之間五年所發生的種種事情，也就是從關原之戰開始，一直寫到武藏與名劍士佐佐木小次郎在巖流島決鬥而一舉成名為止。小山的武藏則接着往下寫。

原作者吉川英治在初版序言中說：「任何武器都不是因為毀滅人類而存在。武藏之劍也決非殺人之劍

，而是愛之劍，是道之劍，是解脫人生宿命的哲人之劍。」在吉川的筆下，武藏的劍不是一般的劍，而成了意志、精神或智慧的化身，憑藉着劍，武藏要探索的是生命或永恆的意義。對於這樣的一種認定，吉川似乎相當滿意，所以在再版序言裏，吉川如此表示：「做為一個作家，在二十年漫長的歲月裏，正如社會的變遷一樣，在他再度審視自己過去作品的時候，心裏總不免有些戚戚然，且會發現其中太多叫自己不滿意的地方。可是，對於「宮本武藏」這部書來說，我却永遠執着一份自我的偏愛；因為，那究竟是一部屬於自己最真實時期的、注入心血和智慧的作品。」

我相信吉川的確是對這部書注入心血和智慧的，因此這部書從頭到尾氣勢懾人，在刀光劍影中讓人感受到一種東方式的落寞、空茫和哀傷，在生離死別裏讓人領悟生滅無常、夢幻泡影的人生哲理。「活在世間，免不了要接受世間人的一半執愛，一半憎惡！」「松風無心，野草無知，仍在無常的人間搖動。」隨手從書裏頭抄錄下來的短句，都足以令人低徊！除此之外，這部書讓讀者真切地看到跑跳的武藏，還看到阿通的癡、澤庵的智，以及阿杉婆的執着。所有這些

都值得讀者朋友去細心體會。

書是好書，但是有兩點技術性的問題，本人仍然要提出來，就算是對四季出版公司的建議：

①譯者譚繼山是何許人也，似乎應該有個基本的介紹，更應該請他在譯完這樣一部大書之後，寫篇譯序，就翻譯的動機、過程或了悟，對讀者朋友略做交待，以免給人一種不夠慎重的感覺。

②四季賣書的方式不盡妥當，最好不要抬高好書的售價，再附贈一些比較滯銷的書。林雙不買「宮本武藏」時，被附贈了八本書；這八本書的書價想來已經加在宮本武藏頭上，林雙不却一本也沒看！後來四季辦理「李敖全集」預約，又玩強迫贈書這一套，林雙不就舉雙手投降了！因此林雙不誠懇地建議四季，不要再要噱頭了，以免把讀者一個一個趕跑。

4. 獨立評論選集

鄭維楨選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長橋出版社出版。
。二十五開本。精裝五冊平裝十冊三〇三九頁。
有陳之邁的序。

〔獨立評論選集〕的出版，是民國六十九年臺灣

出版界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大事之一，值得大書特書。

之所以這樣說，是基於下面的理由：

①出版這套選集工程相當浩大，非得有相當的膽識、人力與財力，否則不容易做成功。〔獨立評論〕創刊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停刊於民國二十六年間，前後共出二百四十四期，發表一千三百零九篇文字。這套選集所選的作品共有四百五十二篇，佔三分之一強，作者包括張仲伊、巫寶三、傅孟真、胡適之、陳之邁、顧毓琇、梁士純、李樸生、徐道鄰、蔣廷黻、陶希聖、張其昀、顧一樵、梁實秋、葉公超、沈宗瀚、丁文江、熊十力、杭立武、毛子水等百多位。林雙不說這套選集工程浩大，應當不是過甚其詞吧？

②出版這套選集可能觸犯某些禁忌，非得有相當的勇氣與魄力，否則也不容易做成功。〔獨立評論〕由胡適之主編，用陳之邁的話來講，「是一份政治性的刊物，所刊出的文章，所討論的問題，大都與政治有關。」選集的內容可以充分印證陳之邁的話，在四百五十二篇作品中，從外交軍事教育一直討論到小孩

的管教問題，筆鋒過處，莫不與政治相關。談政治，不好玩，像林雙不這種膽怯懦弱的老人，連想都不敢想，更不要說去談了。爲什麼？蓋禁忌像地雷，不知道什麼時候一碰上，就會粉身碎骨也。而長橋鄧維楨毅然出版這套選集，林雙不說可能觸犯某些禁忌，想亦不是老來糊塗，危言聳聽吧？

③但也因此，這選集才顯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社會上總有問題，才會有人談；如果沒有問題，誰還會發神經傻呼呼地大談特談呢？像林雙不這類神經病加三級喜歡嚼舌頭的人畢竟不多！（順便賣弄一下，這類人在精神病裏頭有一專有名詞，曰「噪狂」。）有了問題不去談它，問題不會自我消失或自行解決；逃避問題只能使問題更加嚴重。當然，談了也不一定有效，但知識份子的可愛與可貴就在於此焉！明知談了不一定有效，却一定要談。很可能在許多時期、在許多社羣中，最需要迫切培養的，便是這種「談」的勇氣。

④還有一個理由是技術性的，就是這套選集的印刷一流，裝釘一流，難能可貴的是售價非常合理。從事出版工作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商業性行業，不賺錢不

行；然而總還有少部份的出版者，在商業性之外，兼顧到出版事業在文化傳延、知識傳遞上所負的使命，林雙不向這些出版者致最大的敬意。

想及前人獨立評論的風範，不禁悠然神往。

5. 三點感想

最後寫三點感想，做爲這次雙不齋談書的結尾。

①時報出版公司最近出了一批年輕人的小說集，包括黃凡的「賴索」，張大春的「雞翎圖」，江曉彤的「清水海岸的冬天」等，對於年輕作者的鼓勵，其情可感。

②爾雅出版一本小說集「鐘」，把琦君、王鼎鈞、鄭清文、水晶、張曉風等五位作者不同年代寫的同題材的作品收在一起，可能是一項值得鼓勵的新嘗試。

③爾雅出版社最近重印隱地編的「這一代的小說」，很有意義。該書收錄民國四十五年至五十六年間傑出的短篇小說，篇篇耐讀。特別是荊棘的「南瓜」，令人百讀不厭。

（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六日寫於員林雙不齋）